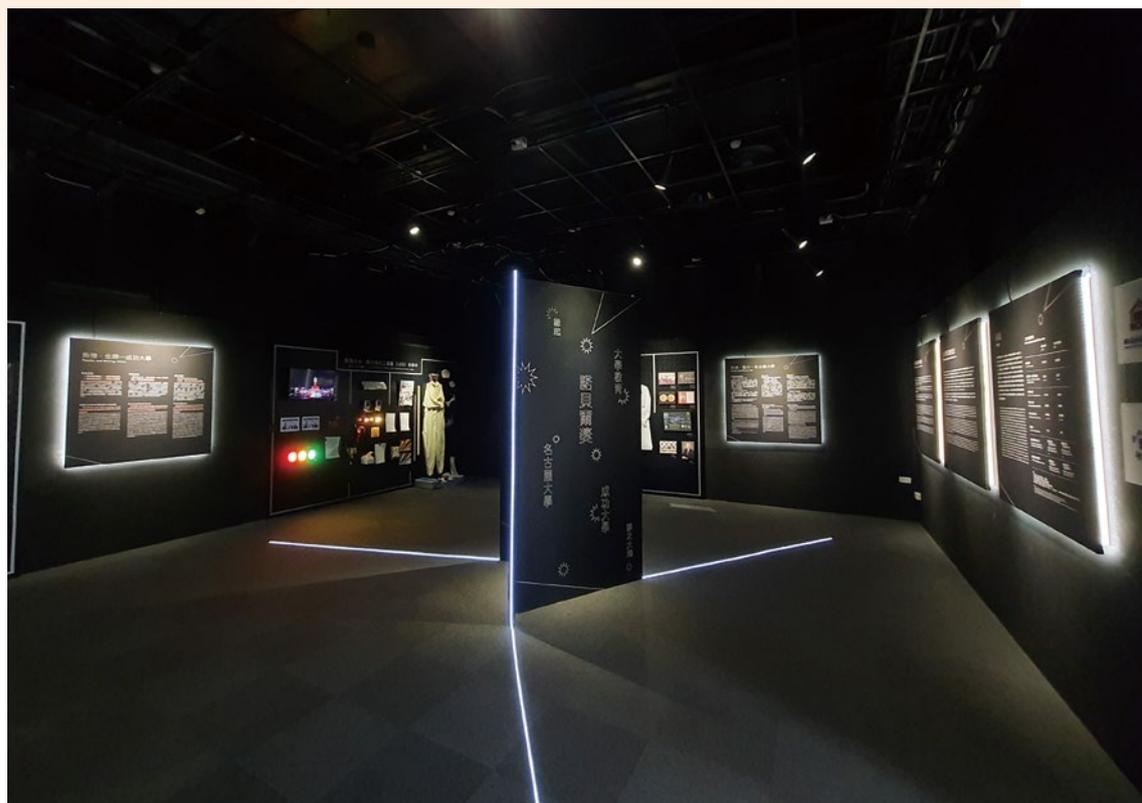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們與獎的距離， 「英才之路研究篇：諾貝爾獎·學術風土」特展

生科系／江柏秦



展場全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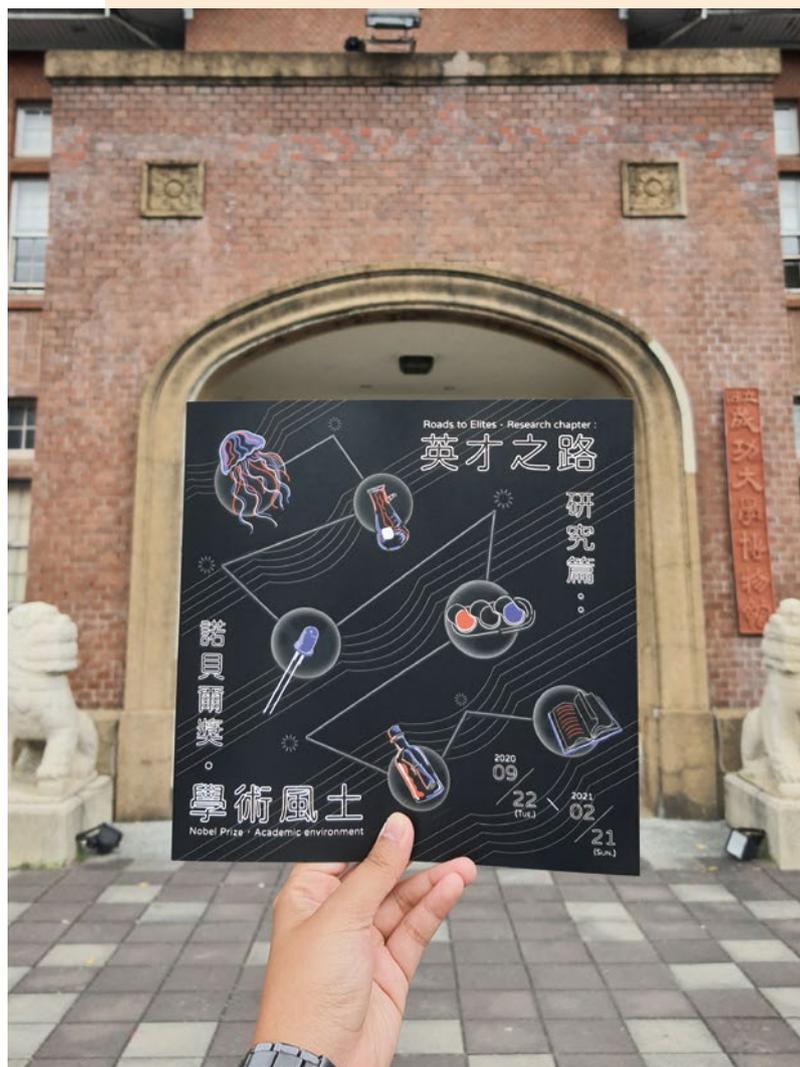
時近歲末，向來平靜的學術圈開始有些躁動：諾貝爾獎的季節又來了，這回又該獎落誰家？隨著各個獎項的揭曉，幾家歡樂幾家愁。眾人藉此審視近年的發展與成果，互相討論未來方向和展望。

其實不僅僅是學術圈，社會大眾也相當關心得獎結果。若是得獎者剛好為同國族，便也於有榮焉。但，諾貝爾獎與民眾、大學教育實際上的關聯性究竟為何呢？1998年，校內理學院首辦諾貝爾物理化學獎通俗講座，望能將僅能遠觀的金質獎章轉化成實質上、生活中的影響，讓知識不再遙不可及。兩年後，文學院、醫學院與社科院聯袂加入。至今，每到12月，理學院的講堂總會熱鬧非凡。校內外的專家講者和高中、大學的學生們齊聚一堂，透過對談、講座等形式，系統化的深入介紹諾貝爾獎得主及得獎內容，是校內最大的學術性論壇。

來自東洋的合作

紛擾不斷的2020，諾貝爾論壇依舊如火如荼的進行著。然而，今年除了常規的講座對談外，一場特別的合作也同時展開。安靜佇立於成功校區的成功大學博物館，古樸的展館內出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展間；以黑色為主調的房間中央，立著點綴亮白燈光的三角柱。燈條一路延伸到地面，營造出俐落簡約的現代氛圍。這，是成大博物館與名古屋大學博物館合辦的「英才之路研究篇：諾貝爾獎·學術風土」特展，以這次難能可貴的資料出借，來梳理艱澀研究與日常生活的關係，並省思大學的教育環境。

成功大學(以下簡稱成大)和名古屋大學(以下簡稱名大)的不解之緣要從2005年說起。當時，教育部開始推行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。規劃期間，學校發現成大與名大無論是師生人數或是創校時間皆是相當，然而名大已孕育出六位諾貝爾獎得主。這其中關鍵性的差異在哪裡呢？為求樹立優質的學術研究環境，成大便以名大為績效標竿之一。計畫中，成大博物館也與名大博物館逐步建立交流機制，最後才得以在名大博物館20周年館慶之際實踐國際合作。



成大博物館正門與展覽摺頁



GFP 發現之「開箱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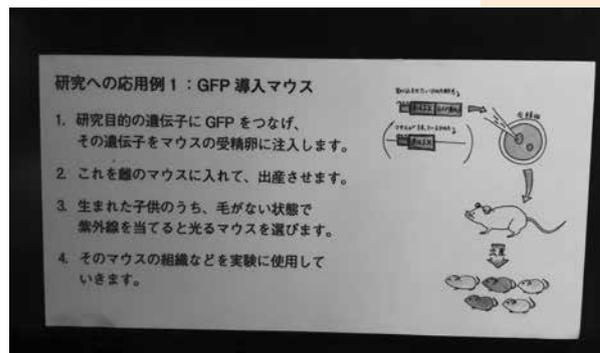
發光發熱，互映生輝

這次展覽，劃分成兩個部分-以名古屋大學為主的「熱情·發光」和以成功大學為主的「熱情·生輝」。前者取材自與名大習習相關的兩個諾貝爾獎項—藍光LED(Light-emitting diode, 發光二極體)的研究與綠色螢光蛋白(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, GFP)之發現，後者則著重在諾貝爾獎的科普推廣還有得獎者與成大的交流。一個個小主題，以前些日子火紅的「Unboxing(開箱)」手法，將瑣碎的日常用品舉凡紅綠燈、車輪、鏡子等與實驗器具、諾貝爾獎得主照片在牆上交雜拼貼，串起學術和大眾的共通性。藍光LED，有著「愛迪生之後的第二次照明革命」之美譽；GFP的發現，重新定義了細胞生物學的研究方法，於促進醫療發展上可說是功不可沒。



鏡子也是展品之一，反射中的照片是 2017 年物理學獎得主基普·索恩博士

在「熱情·發光」的展區，參訪者可以深入淺出的了解獲獎技術、研究中的樂趣與艱辛。下村脩博士不失童趣卻又精準的GFP轉殖技術插圖就在展品中。藍色LED的主題下，更出現了大眾從小熟悉的「綠色乖乖」，讓人不禁會心一笑。每個工程人，都希望自己的機器「乖乖」的，於是在機台上放著乖乖餅乾，成了國內許多工廠、實驗室不成文的默契。



上圖為下村脩博士所繪製的 GFP 轉殖技術插畫

在「熱情·生輝」的部分，參訪者則能看到成大在推廣科普教育的不遺餘力。十數年的推廣講座、與十四位獲獎者的交流對談，星羅棋布在黑色牆面上。其中，訪校學者們留下的肺腑之言，被印下裝罐。厚玻璃罐在燈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，同得獎者們在學術界的貢獻一般耀眼。

學術風土與未來展望

小巧的展間說大不大，承載的內容卻是豐碩。轉了一圈準備離開，參訪者又會被出口處的留言板吸引。專門空下來的展板，希望能蒐集眾人對於成大「學術風土」的理解和期許。培育出下村脩博士的平田研究室，主持人平田義正博士便訂立了三大教諭：

- ① 設定研究主題，著眼未來10年，做別人做不到的研究
- ② 不外聘世界級人才，這自己成為世界級人才
- ③ 不讓優秀人才外流

如此準則，奠定了名大高品質的研究產出與能量。那，成大的下一步又會是什麼呢？「研究是永無止境」、「我在等5:45的電話聲，我要得獎！」這些字句，刻劃出了我們與獎牌的距離。而那距離，不該是遙不可及，應當是觸手可得。



2010年化學獎得主根岸英一博士造訪成大時留下的勉勵之語



參訪者的留言